張文定公靡悔軒集

張文定公靡悔軒集卷之[illegible]

記二十四首

廸儉堂記

予讀唐風而知聖人之思遠也其流澤之長也蓋如堯茅茨土堦皇皇焉惟斯民之艱食是慮禹卒是也卑宫菲食日孳孳不敢暇然則為汭之承風塗山氏之衍裕可以想見於百代之上而葛覃朱菖迪德於周亦孰非閨風而興起焉者乎夫常人之情樂華侈而惡節求是故繁哇奪耳靡曼奪目心蕩情逸百務隳焉惟夫恬澹朴素之習成而靜專凝壹之心固是故養心莫如

寡慾養德莫如儉以儉廸子孫者善之善者也然而濡染之深培養之密化導之切則恒存乎閨閫之内虞夏殷周之盛未有不由此者也封太孺人黄氏蘇之望族也孝誠純懿得于天性及笄而嬪于桂巖先生浦公公少好讀書家藏數萬卷雖甚寒暑披誦不間晝夜太孺人常篝燈火勤辟纑撰供具以相其勤蓋自籍學登甲榜餘三十年如一日性儉素居惟服疏茹淡非歲時賓饗未嘗御魚肉也故諸子皆克承教範餙躬勵行卓有成立而長子道徵以文章德器顯于詞林進陟官賛且用是勵翼

明時以臻虞夏殷周之治可謂盛哉往歲太孺人榮旌
封秩有廸儉贊慈積善累慶之褒蓋實錄也茲道徵奉
使南歸將敬揭
制辭彩繪金書額其堂曰廸儉以昭
君貺而章妣德且永示于後之人瀕行屬予爲記予始
識宮贊君于南雍邇今又幸同事于史館于
青宮稔知太孺人所以贊桂巖訓子姓佑啓宮贊兄弟
以式昌于無旣者其來非一朝夕之積也宜乎榮壽樂
康親見其子之駸駸嚮用古所稱昭儉德以奨臨百官
者將自其子翊而成之則太孺人之廸德奚止其一家

焉爾哉夫家國一道昌於儉債於靡古今一也信賛君賛之既素且方揚聲史局他日當自書之予不能悉述云

復初齋記

齋以復初名識求善也何謂善理之在天而吾得以為性者也性吾所自有而何以待於求性之初本善而氣質得蔽之外物得誘之是故求善以復其初焉耳人之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而其所獨異者寧可不思有以存之邪顧夫人之所知以行者往往於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外無餘事而與物無異豈其初之本然也哉氣質

之蔽不思所以明之也外物之誘不思所以去之也故
蒙耻没溺以至於此耳而其初則固有善而無惡也有
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言貌則有恭從之德而心主乎
其間心之德則有所謂仁義禮智之性焉有所謂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焉此則其初之本然者也然方其
蒙耻没溺而不知所求也而介然之頃其心亦有煥然
而自悟者茲非其本然者之終不可昧歟故有志者必
因是以求復焉復之之道吾嘗求之矣一陽來復其卦
曰復而係之者曰不遠復無祇悔孔子贊易以顏氏之
子當之觀其答顏淵問仁不過曰克己復禮夫己之不

克而求禮之復猶鑑之垢不知去而坐求其明有是理哉然而克復之功尤不容以苟焉而施也其必先明理欲之辯孰為己吾將克焉孰為禮吾將復焉其毫芒纖悉已洞照於吾心夫然後奮其剛勇之氣以決擇之自吾身之接物有視聽言動也而一或出於人欲之私者制諸中而不復萌作主之以誠持之以悠久使視明聽聰貌恭言從存諸心而達諸外莫非天理之正而纖芥人欲不或少累焉則庶乎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失而我之所以為人者無忝矣夫是之謂復初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自其末而觀之一念之善不可謂非復也探其

本則一念不善不得謂之復者非他性之初善無所不備也故必如顔子之三月不違孔子乃以爲庶幾耳矣欲復初者其無以予言爲迂哉

尋樂齋記

某以尋樂名齋請予言爲記予非知樂者也而其所以尋之之方則方與共圖焉故不辭而爲之言曰人之情凡有所觸於外而得於中則其樂油然生矣樂豈有定在邪而必待於尋而後得也然觀人之於樂不知所以尋之也而失焉者多矣昔之人固有樂奕棊者有樂鍛者有樂琴瑟之聲者亦云有所得而樂之也然皆玩於

物而喪其志徇乎外而亡其中吾疑夫樂之不在是也吾之心不有真可樂者乎夫苟欲尋其樂亦在乎自尋而自得之耳不然雖使子之得是樂也指而語諸人曰如是則樂彼其信之乎濂溪之教二程每令尋孔子顏子樂處以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孔子顏子耳孔子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顏子尋而得之故能不以簞食瓢飲而改其樂是其心必有所真可樂者矣而不言其所以樂者其樂之深妙而不可以言傳歟將有端緒之可求而人得以心受之也雖然孔子亦嘗微啓其端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所謂知

之者知何物也所謂好之者好何物也是物也其於人人之心邈而不能知固可哀矣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且未至何暇言樂是故聖賢之樂者固天之知也聖賢之所謂道者吾求有以知之而已耳知而好好而不能已則彼所謂樂者亦將庶幾有得乎傳孔顏之學者孟子也孟子指吾仁義之實而以樂斯二者次諸智與禮之後吁樂其可以從是而尋之矣

存存齋記

存存者何言吾性之存也性吾所自有而非外至惡用以存存言哉性雖在我而外誘之私或得而奪之是故

有存不存之說耳夫人之生得天命之正以爲性而亦不能無形氣之私生於其間性命存乎内者也形氣交乎外者也方其形氣未交本然在中則固無待於存之而自無不存矣既其動也理不足以勝私而外者得以攻乎内於是乎本然之虚靜者與物俱化而喪之性亡焉然而淪胥於放之餘亦有介然暫復之頃則其在我者之終不可泯也而即此存之亦庶乎可得而存矣但或知之未精守之未固則亦日月至焉而不能以恒存是亦未得謂之存存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盖天之所以爲天也而人受天命之正以爲性乃使之暫存暫亡

[illegible]也其不已者貫於天命矣乎蓋必智見日崇而物無不[illegible]涵養日熟而理無不體夫然後內而私意無所因而生外而邪誘無所從而入夫是之謂能一一則誠誠則不息而於穆不已之天命實與之渾合而無間焉夫是之謂存存而非有所假於外也此皆聖人之事而所以學聖之要亦未有外焉者故以名吾齋以著吾志然吾見世之人以爲聖非可學而自失其眞者多矣故復記其所嘗自論者以自監焉

南行記

正德六年辛未秋七月十九日丁卯

上疏乞歸省廿八日丙子吏部覆奏廿九日丁丑得
旨曰俞八月六日癸未
上賜鈔乙千貫爲行資是日
家君壽日也越一二日將行適盜滋熾取潞河舟數百
艘爲浮橋橫絕天津南不果十六日癸巳辭
朝廿二日己亥出京同僚湛編修原明輩數人同鄉陳
主事公輔輩十餘人餞于崇文門外工部會主事叔温
迎于通州申刻抵張家灣廿三日庚子夜五鼓霧爲蜃
蜓騰空中爲龍向東南去次日辛丑與呂僉事克中方
舟而下廿七日甲辰至天津廿八日乙巳早先行擬泊

楊青驛比至其土人紿曰是多寇輒復行逆風雷電晦
冥夜漏下四鼓乃抵泊獨流九月三日庚戌過桑園及
連兒窩覘見兩涯家置騎士訝我軍伏也沿途居民為
賊殘破滿目傷然意惻惻不自禁所至見大夫士下及
居民行商言兵部侍郎馬中錫奉
命統大軍顧陰護賊語其謬逆異甚亦不能勝舉但笑
且罵賊彩甚微所過土豪往往能逐殺之自馬之至軍
民皆怒視莫敢動賊由是遂滋蔓不可制以至於禍天
下壓
天子憂嗚戲朝廷用人其惡可輕也大抵今天下觀人

者見有可小知輒大信之卒用是悞事四日辛亥至德州先是賊禍既烈調邊兵獨延綏未至至是皆會殺賊衆千餘人巡撫遼薊二都憲來訪言賊方散去南行無害兵部侍郎陸公將統大軍駐德州一見許曰何為至於此慎哉獮山東皆盜也予賀曰喜方有捷音曰未也尚不能十之一予心喜曰善哉可以平賊矣縉紳士相會者咸戒勿行有鄉人南來言楊虎潰兵途中逢至數四明日乃宿留焉是日延綏兵獻俘陸公見所欲還婦女為之痛心導看充中赴山東別去予以大軍環德州而去而楊虎大敗破其他一脇鼠勢必南去耳欲姑至臨

清觀望逡以次日行九日丙辰至臨淸聞賊於前數日大掠濟寧焚漕舟二千艘乃復留一日而聞有一二官舟方啓行而遇將卒二千人南下可恃以行明日戊午行至東昌訛言屢騰謂勍寇方復至十二日巳未舟膠荆門閘下十四日辛酉過閘河感亡兒一慟夜至濟寧時寇新退遠邇悚息舟船無行者十六日癸亥偕刑部張主事　　出濟寧灰燼滿河河水咸黑焚骸斷纜夾流而下未積河中若汲亂流而取者以萬計舟檣焚燬槎枒若劍戟若峭石填塞數十里水臭穢不可食自沛以上過魯橋望孔顏閔子之邦爲之慨然日暮未至棗

林數里舟蓋攖木前命百餘人以大纜撥廢舟夜深過叢林閘水復駛悍主事君舟幾壞焉十六日乙丑過徐州管河謝郎中汝正輩數公來會復皆訝曰不見廿來士夫何月于此矣十九日丙寅過徐州洪阻風雨主事君後候之不至二十日丁卯過呂梁洪

松皐書屋記

靈寶據洛陽勝處中條時其北秦嶺横其南黄河遶中條之麓而弘農澗與帶其西函澗而璧大者曰東崕冢宰許公大精舍其下而雜蒔花木以爲游息之區公既逝其子方伯先生廷美於舍傍築室數楹讀書其中先

公所植花卉日繁以滋森秀蓊鬱儵然成趣而松栢獨勁秀其間狀山河輝雲物遏截水霧滌煩暑卽之使人心目豁爽盤旋而不厭先生乃題其室曰松皐書屋因以自號謂未有記文走使來請予昔在史局及仕西梁皆從先生後間嘗兩造家居而先生適官于淛益炙德之日久矣爲之記曰夫松植根固而取精多培漑滋養數十百年無翦伐摧剝之患而後其材始大東崖公歷事

累朝茂烈豐勳非一日之積也而先生于時朝夕左右受經術如韋玄成習典故如黃瓊襲清白如楊秉封植

久而滋息深駸駸乎日盛其質茂而實其性通而理其於恒材也不類乎於內外葉見其崢嶸巉峋勁挺而肅穆也風聲之清且遠也於輪囷見其文之鬱秀晶熒疎羃詰盤而敷腴暢達也於造土見其有本有文成德達材一以漸而不苟也於漸蕭見其綜理之微靡覆之密膏液之淪浹而屏翰之壯固也雖茲鬱鬱一方而巨幹危標固已喬然為天下望參烟霄肩廊廟夫誰得而禦之靈寶之松其諸為魏州之槐乎然方晉公植槐在擯廢不得意之秋魏公出而成之奕葉重休已不能許氏若矣雖祥符功業巍巍乎不可復尚而天書之奉亦褻

會寸朽之累哉先生秉衡運樞固其傳家之恒物而貞固之德克繩前人者亦既徵往昔而無悔矣蓋方奸倖之弄權也坎廪摧頹氷霜霰雹交下而不可支而獨處之屹然如大木之撼於蚍蜉而曾不少動於此見節槩爲何如而又奚患乎清平之日耶夫松也槐也並茂於發育之天而不凋之節槐固有時乎不能及是物性之固然而可以豫卜於悠久也知先生者或將首肯於斯言

永思堂記

吾舅氏元博沈君嘗受學吾父太史公于昔方垂髫君得

同硯席者數年君視予蓋七年以長而端默慎重不妄
言笑晝卷終日不去手夜誦率達旦毅然有光宗揚名
之志既而屢試弗售先邇菴翁復捐養元博君每悒怏
不自得竭誠喪祭忌日必哭泣盡哀其孝思之心逑而
彌篤蓋如此嘗謂予曰我父以純孝勤儉貽訓後人吾
惟弗克堪焉是懼令也年越知非髮且種種不能光昭
先訓以自副其平生於心恒介介焉顧所承耤於前人
田廬方策未之或墜且幸有增拓令使諸子肆力耕讀
以無忘箕裘庶幾其將有望於他日乎乃題其堂曰永
思而命予為記竊嘗觀之人孰善曰思思孰大曰親夫

親身之本也思親不忘本之謂也其本之忘不忘而枝柯之榮悴隨之不然蹶其根曰護其枝雖欲繁昌得乎哉是故思百骸膚形禀於吾親也則凡正衣冠肅容止尊視聽審語言不敢不力焉思宗黨姻戚屬於吾親也則凡崇禮讓洽恩愛救患卹無敬寡屬婦不敢不力焉履田宅思締造之艱覩手澤思教廸之志則凡恪勤夙夜以圖光啓夫基緒不敢不力焉夫如是在德曰崇在業曰廣所謂光宗揚名何所不至百世守之百世之休也而奚覆亡之患之有今夫故家鉅族何處無之其一日蕩而為墟必子孫之弗能思耳君五十而不忘孝思

其於燕翼貽謀可不謂善之善者耶夫如是雖不假尺寸猶將日見其昌熾光新堂搆闢疆畝以貧之乎詩曰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蓋篤於本者之謂也況自吳徙越門閥最舊宋元間多官達諱中太者與紫陽朱子同年進士詩禮相沿迄數百年于茲而元博君尤以況厚文雅稱于鄉自昇侍硯席于今三十年而舊學弗懈每相見不爲詭言激論懇懇焉惟本實之不忘吾外氏之奕休其君實賴焉故爲之記以勵乃後之人

約齋記

休寧汪翁庸夫於旗山之右得宋學士程公秘之遺址

築室其上以爲遊觀之所石鼓天馬烏龍諸山與旗山四面環拱形勢最名勝而庸夫俊素自守尚義敦行超然塵紛之外題其室曰約齋因以自號縉紳之士聞而咏歌者若干人其子繼芳請記於甬川子且曰願有以怡吾親者甬川子曰善哉翁之名齋也今夫駢拇枝指恒愧於夫人蚿愧夔夔愧蛇蛇愧風形有多寡而用無優劣然且多者猶見嗤焉况夫以多事病者乎曰何謂以多事病曰多藏厚亡多智速斃多言數窮是故蝜蝂不百武而躓貍性巧捷十倍乎麖忌而罔罟及之韓非蘇秦公孫龍之徒皆卒窮於口曰然則寡藏寡智寡言

其可乎然其如困何曰晏嬰之儉高名之不欺釋侯張相如之未訥皆名振而身亨奚其困雖然寡之約未若無之之約也曰請問其方曰有人有天聖人因人欲之不可窮也而天以節之置吾人檢壓之中而不得肆如逸馬之受絡如萬絲之受束及乎人泯天居其於外也如樞運而不相薄儼乎恪澹乎漠油油乎與伏羲氏遠相前郤而物莫之鑠夫是之謂天下之至約曰吉哉言乎請問其原曰變化云爲萬殊而動息之機一萬物皆出於一皆入於一吾稽其端以得其一易知簡能皆於我乎出約乎約乎乃天下之大術繼芳聞之恍然若有

失也歸以告約齋翁翁怡然若有得也歎曰甬川子之言孟軻不如

雲川記

雲川翁者鄞人楊姓家世以文學功業著公獨隱弗仕質而弗俚通而弗詭恬然絕希世意世亦無求之者然見其子光未字國祥者端且慧則令業進士將嗣其家聲嘗游雲川而樂之因以自號時人莫之識也唯甬川子識之一日相與泛舟雲川之上命其子侍酒酒酣翁扣舷而歌歌曰川澹澹其焉逝兮雲漠漠而覆之因澹漠其相遭兮嗟予去此其疇依有頃川忽騰氣為雲雲

亦雨而爲川少焉復霽雲影川光飄焉搖焉如追如隨如娛如嬉甬川子俛仰其間泊乎欲忘歸也引國祚前而歌曰天之澤兮匪雲弗施地之澤兮匪川弗滋雲於川兮孰爲期澹無心兮百物宜長澤人兮人不知歌未竟魚出若聽鳥鳴若應國祚曰旨哉先生之言乎夫感通於無心功成而不自德是天地之所紐也萬物之所宗也伯禹傅說之所優爲而未也何足以知之甬川子曰翁之志無亦期若於斯乎對曰然乃爲之記

東野圖記

客有善東野子者携圖而過甬川子爲之請記焉曰東

野子姜姓字曰廷輔家慈溪之東野脩篁白石脩然幽趣畊稼畜牧賞適謳吟率不出東埜雖出無幾輒反人恒遇其東埜游也呼之曰東埜子東埜子雖窶篓與居而名縉紳嘗踵接其室或相與談古今事若火阜珠林鍇銖異耀時乎平疇交風良苗懷新則幅巾逍遙染翰賦詩年六十氣益勁神益爽親友好其人嘉其所居即而圖之有魏埜氏之風其埜鶴竹石皆清以致遠爲東埜子之所好故以表其風致亦因以壽焉甬川子曰有是哉東埜子之善處約也雖然昔孟東埜以工詩名當代爲昌黎公所愛重然方其未遇作詩曰出門即有礙

孰云天地寬及一日舉進士即怏然有春風得意之句識者嗤之夫今之東野無亦昔之東野乎哉客曰東野子之志孟郊邪如夫困而弗爲戚必也通亦弗爲喜乎昔見其放鶴而歌歌曰皎皎白鶴兮其飛戾天維彼浮雲兮與之翺然又擊竹而歌曰爆彼春華兮倏榮以悴徽子之貞兮疇與卒歲歌已嘅然鼓琴陶陶如也雖困何嘗爲郊也戚哉甬川子曰有是哉東野子之善自娛也雖然昔人有言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聲詩琴書之屬假而寓吾情焉非所賴而勝乎外也今夫物惡在而非天天惡在而非我宇宙之間屈信萬變而分

定吾兩者常那與焉苟盡吾分則金華百萬與飲水曲
肱均之無一事身惡乎倚而有適礙意惡乎存而有矣
得他日答歸以告東野子東野子莞爾而笑曰有是哉
南川子以六十二尚篆胡記

東野記

吾友龔以撲于檀湖之東墅命之曰東軒大僅容膝高
可二仞環繞沃壤數千頃金峨雪竇太白諸峰環復其
外山嵐海氣日夕浮榮宇盖俗士鄙其居之隘而達人
樂其景之舒壬申之歲三月朏日升于東有習其風家
君偕叔父集宴于軒中誦崇樣之遺風想舞雩之詠歎

雍雍如也怡怡如也酒半家君言曰曠哉茲軒之境也今夫鳴者躍者飛者縈者蕤者盤而秀者孰非東皇之化育乎蒸蒸欣欣吾與之俱春于胥樂乎仲父舉觴而進曰太和之氣寔和且粹是鍾于物同生異類和樂且孺孰如我兄弟季父作而曰於戲維我先人種德秉義越今十世吾二兄之言友于家同于物嗣前德也予雖蒙敢不敬夙夜求無忝于昔之人邪奇進曰旨哉言乎稱天之生稱地之情稱茲軒之名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是其在天曰元在時曰春在人曰仁仁德之首也友于家同于物嗣于厥先不亦仁乎仁以法天

不亦廣乎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其是之謂乎又孰知茲軒之隘也與于時父叔歡甚春盎座席之間舉酒相屬而命邦彥作歌歌曰東日之耀兮照我顏之膏兮賡類是壽兮而以同吾好兮家君曰誰今日之言訓諸後邦彥遂謹書之季父字曰繼德因以東軒號云

觀瀾圖記

客有好觀瀾者延佇乎危涘之上久之恍若見人焉問曰誰也其人悄然若應曰予河伯也曰何以來曰吾疑予之觀我之久也天下之靡嫚修婷紛艷而妖艷者人爭先觀之波吾波者多矣且未有一睨者焉子之耳目

獨異乎人哉而樂吾之無邑也客聞之縵縵綿綿頹然
如不欲言已而曰吾泊乎不足穆乎無欲杳乎浩乎而
不知所尋遂獨獨樂子之類我也蓋彌天窮地非汝之
大一寸之內非汝之小先萬物生而不為壽朝盈夕除
而不為夭其來也非晝其往也非徂曲者不以鉤直者
不以繩遇濁而濁遇清而清吾庸知夫清之非濁乎濁
之非清乎聽之有聲抱之無情視之有物挑之無質吾
庸知夫有之非無乎無之非有乎吾誠樂而觀之河伯
憮然為間曰噫嘻亦大甚矣吾子之誕也子何足以知
我哉乃悠悠然去而歌曰至靜而動兮至實而虛至柔

而剛兮至儉而衷形氣之間兮厥妙可窺太初吾體兮人誰我知本根浩大兮派别者支小夫有分兮去來惟時淸吾本質兮物則滓之混混無窮兮逝者如斯聖吾合德兮賢其我師荒唐罔象兮去道遠而客聞之啞焉而吁然終莫能悟嘗聞楚客有莊周者樂水常好遊濠梁之上今所傳客意者其周乎一日覽觀瀾圖以其事告從父東軒先生先生遂命予書于圖之上方

戴秉誠先生遷居記

吾友汪汝誠有識鑒少許可然常亟稱秉誠戴先生之爲人其言曰吾十六七時受學於秉誠先生先生年可

三十餘貌甚莊氣甚和動止甚矩度好讀書勤而能精思形之言議雖時或執之過然就其所見可謂深且微矣時所業不過時文而能不屑屑焉每廸予古人之道嘗一夕俱遊翠山之西吾問之曰世所傳廣寒宮者焉是先生俛仰四顧答曰今玆涼月麗空揮散八絃之間舍是吾安求所謂廣寒宮者耶吾聞而樂之至于今思其言不忘予曰有是哉先生之知樂也夫至樂不在天壤之間乎見之弗知名曰盲聞之弗知名曰聾盲聾之徒烏可與言樂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道之所存樂之所存也而曾不下於帶焉况於代明而月月變動

而風雲流峙而山川飛鳴上下蕃秀舒結而鳥獸蟲魚草木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非可玩而樂者耶詩不云乎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人之所共見者也飢人情之所甚不堪者也君子獨以泌而樂饑不已異乎今天下委瑣溟涬泥溺淫湎於利欲之場以至於老且死而莫之悔者固不足論間有知超外聲利者又或妄意於飛昇惝誕之事凡皆所謂日用不知者聾瞽之徒耳不然知動之靜知顯之微知常之奇樂之且不得暇而暇求他爲淡誠日旨矣吾子之言辛未之歲予歸自京師明年先生適遷居楚橋之西其地僻而陋其居環堵儵然曾

不敢風日而先生方恬有之人咸以爲怪莊生有言西施毛嬙人之所悅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人物之所避就其異如此知愚之相違不亦有類是者乎吾於是益知先生而信汝成之言汝成嘗約予築蘇縣靜觀萬物之理迨今數年猶未遂姑將與先生弄月於烟水之鄉故爲之記以表其志云

西疇軒記

昔西疇梁先生淳厚而文望重于鄉曾其族子友蘭先生我大父東皋先生昔爲德弟售日以詩酒相娛當是時自幾甸達于海表民物晏然無冦攘之虞諸老先生從

發於謳吟之餘發爲詩歌今春而王應相與鳴盛治於嚚湖之濱而接高風於箕山之側其事不亦休乎其樂不亦盛乎先生逝矣而西疇之軒固在登茲軒也先生之風猶若洒然於庭楸籬菊之間而况有子如文杓公者瀟散而樂易節質而慈柔恬然自適於塵務之外而曾不以累於其中親賓時至笑語款款必盡歡而後已是非有以繼先生之風者乎公予祖母舅也自吾祖之交西疇先生歡娛燕集于茲軒者凡三世于茲而公亦老矣於以見

國家久安長治之休而古人所謂百年昇平不爲不遇

者公今其庶幾矣夫然予有憂焉自儉竟肆毒民不聊生萑苻之擾紛然遍天下今雖漸次剪除而治極防亂古人所慎不知今日廊廟之上亦有憂懷及此者乎如有之吾將與天下父老樂昇平於無窮獨公也哉予備官禁近輟侍從之勤歸省于家幸獲侍公言咲於江湖之遠而重有感于廟堂之憂也於是乎書

沛友軒記

予嘗稱桃浦王公之善取友也客聞而詰焉曰何如予曰王公居桃浦足跡未嘗越鄉郡得一友延至其家居

之軒之前與之周旋終其身其友其盛德不與俗類客曰其德奈何曰吾觀其外標格甚古風神甚秀異然有本焉非虛飾故人亦重之衆芳鬬妖妍爭紛豔獨羞與伍去華尚實斲然質也及世運變衰殺氣凜凜逼人肌骨乃勵節操挺穎孤霜巖凍谷居之裕如見諸翁植者改容喪氣憔悴淒落則為之粲然而笑遇風辰歡甚或起而翔舞灑如也其斂而就實也則風味益遠而善和物物或困於苦辛遇焉無不濟者尤神其術使人思之雖甚渴即止其先生自遂古有巢氏之世人多依焉然微而未顯殷相傳說用其道天下太和至嘉之錫之伯

爵世其傳後爲紂所臨然族姓日益蕃其在江陰者尤盛能以夏月興雲雨潤百物功德無比或嘗夢羅浮疑其爲神僊自是騷人墨客爭譽以詞賦累億萬言然莫能極其妙宋之旹生孤山者與林逋友善今其裔孫落魄無憂者而王公獨與爲忘形交旦夕不事言説相與以意氣雖箕倨其前偃臥其側弗較也對之清興逸發不能自禁欻就其旁鼓琴吹簫聲韻益遠若有神功宮中夜獨藉明月麗空四辟清絕瘦影闌然自軒標而入公見之亦不爲起臥而曰吾得子寃夢皆清冷正思子子果爲我來耶依依然漸徙而前逹旦乃退尤好弄月

吟風微風微唱大風大唱其聲猶然而清公和之則不勝其疲爲之點頭不已歲時伏臘公置酒宴賓終日在前勺飲不入口公怪之問曰嘗聞古者唯玄酒之尚若子慕古道得無嗜玄酒乎命取而灌之則不問多少盡吸之座客或大醉頹然不能出門忽張目視之見其容色黯曰是何玉人來也不覺遂醒以其得天地之至清命之曰清友云或問公曰吾觀子之友形狀色笑皆不汝類子何好之深乎公應曰子未知友道邪傳不云友也者友其德也夫德苟吾類吾庸知其他且今形相附聲相和者固云類也迹類而心則違焉奚其類奚其類

及公以壽終或欲去之公之子有能世其德者故亟留不去今年骨日老且瘦獨精采如故年甚高能拊單行與公之子友然公之子以丈人行視之曰鉞者則是歲先生予父友又辱姻焉予故嘗登其軒見其淸友者是以知其詳客曰嗟乎王氏有友如此夫安得不超俗乎予曰然遂爲之記

貽安堂記

華湖龔公自幼習舉子遊庠校幾二十年名聲著鄉邑已而竟弗偶休休然無慍色嘗喟然曰古者世際亨嘉賢良彙進間亦有隱其德弗耀者吾獨於今也何求詩

不云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其是之謂乎且吾祖先以耕讀世吾家遺及於吾有屋數楹書數百卷田數十畝是豈不足以終吾身矣哉使吾子若孫皆若吾之承吾先也其何安如之乃顏其堂曰遺安陶陶然樂也春而課耕秋而課穫暇而飲酒賦詩烟花雪月之晨召賓客投壺鼓琴從容宴笑或竟日而罷以其所自爲者教其子若孫無以外慕乎閒而嘆曰不亦善乎冀湖公之遺其後也知安之爲安今夫人之愛其器者必于其地之安也居至其子孫而遺之危何哉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人徒知佚之爲安而不知勞之致安也是故馳騖聲利

營營朝夕其爲後人計者飛甍華榱以安其居也輿馬僕御以安其出也豐藏厚蓄百用畢致使無他顧憂以安其心也自顧所爲傲然以謂不拔之基而不知知者視之已若見其陷足於焦原之上矣幸其身也或免其子孫驕奢淫泆卒以速戾是亦誰之遺也乎故昔人以敝床疏席爲佳趣以櫛風沐雨爲美景是固知安危之辨者不然于藏之服慶封之車美麗孰加焉乃終以是亡其身其何危如之老聃管夷吾不愚人也其言曰多藏必厚亡曰晏安酖毒然則多藏以遺子孫是以厚亡遺之也晏安以遺子孫是以酖毒遺之也是曾不若勿

遺之愈也而人皆莫之悟覆轍相尋而不知戒悲夫若蕈湖公不亦善遺其後哉昔嘗有龐德公乃今復見蕈公公予友也聞予言甚喜遺書謂予曰子之言予之志以并遺予後之人不亦可乎予曰可哉故記

遺安堂記

遺安堂者李君壽之之堂也李世居鄞翳湖之涯君爲人質厚而文精岐黄之術嘗曰吾生無益於時坐食先世之遺德術得濟人疾苦少遂愛物之心使不爲虛生焉足矣蓋李氏據譜爲宋文靖公裔建炎初避難始自汴來家焉世皆隱處壽之曾祖諱吉生者以才胥歷督

府掾史有令譽嘗以遺安名堂至壽之考潔菴處士游江湖克裕厥家買田築室為耕讀計又別創堂構於舊居之府揭以遺安舊扁命君徙而居焉君復曰吾能守先世之遺以遺我子孫亦足矣夫遺安云者龐德公之言也德公甘畎畝而辭官祿故欲以素業遺其後焉耳若李氏以文靖為之先則當時位望之巍巍功業之炳煥豈區區隱處者比而以是名堂無乃非先人之意也乎然吾聞之文靖公身居相位寵榮極矣及其為子孫治第不過以太祝奉禮廳之則公之無慕乎外可知而詒謀之善亦豈與德公異也夫人之情逸豫日偷勤勞

日勵斯固安危之大機也而世之人昧焉往往崇侈峻宮以適其居也僕夫輿馬以華其出入也金貝玉帛以充其用也而不知子孫已中於宴安之鴆毒多藏有厚亡之虞而高蓋多傾覆之患是果安耶危耶李自徙家于茲歷數百年無豪奢之習而休休焉日衍而裕斯非遵安之明驗歟雖然麗公禮世多事故為此言使遇清平之日其能終焉畎畝之間乎夫富貴而非驕矜而非侈居廟堂而不忘乎山林被文繡而不改乎蓑笠處之以忠敬而行之以仁恕固將使天下皆安而况於身乎况於子孫乎此固文靖之所以享崇名而光無窮也壽

之府先世之遺誠心濟物德義之美往往推重士大夫間而爲子若孫又篤慎而恭孝安知後世不有食厚報於天致身蠙廊之上丕承濟物之心而益昌厥宗者乎寺丞君素厚於余知其賢重以鄉戚之請乃推廣公之意而記君之堂以詒夫後人

水北莊記

廣邑城南飛雲江而西四十里許曰贊村有大溪蜿蜒東流入于江胡氏之莊在焉曰水北莊莊西面鳳凰石塘黃林慶雲韶山分奇競秀擬揖獻蟲若非人所爲游溪而上臺觀樓映長松夾泉日夕有聲長橋其間曰聽

松日開泉橋北有白箬坑青楓嶼芭蕉塢愛松嶺嶺之
絕頂曰聖井山又曰許峰相傳許旌陽斬蛟處也九龍
山珠山蜈蚣龍羊眠皮嶺在許峰南皆旁發源于峰壁
於江者曰懸鍾瀆倚峰之下惟而聳大者曰松化石其
東石橋曰浮橋亢百數十洞横跨澍對通石塘嶺南有
巉撩天井洋之上振之其聲填然感風雨曰擂鼓岩岩
之西芰池朱井白水淙倒流潰羅列禪刹之外而石嶺
盤繞其上曰景福山突兀環聳西來枕焉者曰五官朝
尊山其他幽泉怪石怵心而觸目者尚不能詳其名無
論形勝水北之庄實奄有諸景庄之館曰藏雲軒曰枕

流池曰漾月臺曰坐月其亭曰松亭即主人號也主人姓曰胡名曰晟字曰孔陽嘗離庄北游京師若魚失淵囹圄焉不能頃刻忘每為予道其勝槩予聞而樂焉輒曰嘗為君記未幾胡君上疏去予乃思夫庄之山水許勝甲天下然而幽且僻如此夫固以待隱者胡君之歸志隱也而隱者非耀胡君居京師已二十年名聞士大夫山水之勝已往往為人所吟詠今予復益以文縱胡君弗拒山靈其予辠哉是故略述其槩使遊者知所指尋焉耳

貞節堂記

應氏僑居舊族序六處士侗儻嚴重爲鄉人所賢已而早世而其配陳氏孺人能完節以老郡縣上其事

詔旌其門曰貞節而堂因以名嗚呼古稱女惟一德順也貞節云者從一而終亦順之義然難易遠矣今吾聞孺人事則固備衆德以全其所謂一德者於乎其又難矣始處士沒遺田二頃宗族有利之者諷孺人再適不從加陵侮以撼之又不可奪則托以徭役賦稅日朘月削非較也惟其若事織紝遣子游鄉塾暮歸手執業課之讀書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大義爲之講解至夜分以爲常嘗歲飢孺人視其倉囷囊箱嘅然曰茲禍本也遂

悉揮散之而睥睨者止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孺人
之哲哲而丈夫者也而惡可少哉家既益窶處士故所
遺馬又無所於用或者曰盍售諸孺人曰吾夫子之所
愛也吾忍乎哉終不失帷蓋之義聞者歎曰於其馬也
猶愛及之彼寧忘其夫也乎蓋自是撼摭者益息矣甘
若樂澹周思備餚以卒完乃節以植乃家以光乃宗族
以茂乃後壽八十有八卒之日家人問遺言曰吾親見
吾子孫皆能樹立死報吾夫地下不愧矣子男三人單
旭昌皆賢其孫亦繁且盛曰良今爲翰林庶吉士溫毅
明亮勵志於道應氏之陰其未有艾也乎與吉士君同

舉於鄉雅以道契嘗爲予道孺人事守惟孺人之節
朝廷旌之天下聞之矣顧其德義之詳久則或罔聞焉
因謹書之以記諸其堂使應氏子孫世世知所以克隆
者有自也

梅竹齋記

岷王好觀物理樂幽靖於府治之傍列植梅竹而搆屋
其間命之曰梅竹齋夫群卉之生芬芳蒨粲孰非可玩
而樂者而求其清貞秀異脩然出於埃壒望之使人神
澄而氣爽者惟梅竹爲最若夫玉質氷肌鬬發生意不
言而氣臭滔乎探之則精蘊無旣是竹不如梅停碧浮

翠刷垢氛塵炎威迴避沍寒莫侵中通外直節介堅貞而不可犯是梅不如竹嘗夫火雲斂迹明月麗空王於斯書引酒以酌清影沉尊佳賓解酲故飲而不亂者雨既收涼颸颯然王於斯書援桐鼓之幽興逸發商聲滿林曲奏既終餘音鏘鏘若咸爲和王曰是所謂天籟者聽而樂之玄冬閉凝霰雪交加百卉具零元柯猶然斯書也清馨襲人勁氣凌物王乃登雪峰舒嘯而長吟氣格超凡音聲絕俗追逍陶韋之蹤而欲駕軼之者是梅竹之助之也夫人極富貴則妖麗穠郁日以昏酣而莫復知夫物理之真趣吾王所處其富貴益已極矣人遊

而顧惟梅竹是好幽靖是處則王之識趣爲如何而忘世之沉浸而荒迷者舉不足以援王之好而移其心斷可知矣夫天下之味莫深於物理而樂莫大於無待於外而自得王能得之是惡可以無記

來軒記

湖廣左方伯周先生築軒於漢江之上扁曰來軒先生以鳳名公儀字取書鳳凰來儀者義也鳳之爲祥昭昭也來則三光平年穀登豳良相成物憮以雍故天下孝之至德莫如舜至樂莫如韶鳳凰來儀徵其和也既其變也鳴鳥不聞於是乎毀室以忌鴟莫黑以惡烏均是

物也或來而喜或來而惡辞不辞之異耳漢有諺曰麃叔度來何暮幸其來而恨其暮也若夫跂脫之歌眼釘之喻則惟恐其去之不早矣均是人也或幸其來或幸其去仁不仁之異耳書不云乎厥脩乃來來德也孰不好德然鮮克來之求弗力也如有能來之者則天下皆幸見其人焉此先生之志也而名軒之義著矣先生來旬來宣于楚邦楚邦之民欣欣然已而戚戚然如恨其暮也吾既見之矣然其于閩于蜀于滇南若未見其人之幸其來也而聞其人之惜其去也其去滇南也滇南之人士賻之言若干卷去蜀蜀人贈之去閩閩人贈之皆

頌其德政而惜其去其去也惜則方其來也而幸可知已矣今方蘇枯而振窮覃仁澤於楚楚民咨曰公得無去我乎召命將至乎曰未也

先皇帝隆唐虞之治作大韶之樂先生當其時也以麟經擢高第鳴聲聞天下天下胥慶以爲瑞于今垂三十年係于一方其如天下何召命而至先生固將羽儀於天朝夫文明之化由天朝而施于四方四方之俗其有不均被者乎則於若土雖去猶來也若何患焉遂以爲來軒記

寶善堂記

金玉珠璣世之所謂寶也產於殊域絕礦深淵之中其勢常不易得而人往往百方求之善之在人其欲得之不過一念慮間而莫有求者焉豈以善為不足寶歟吾嘗觀之槪美之眩目也玩物之蠱心也音麗之啓釁也則夫寶珠玉者是甘鴆而嗜毒也不特無益其身而已而善何負於人哉僻之身安施之人悅推而達之鳥獸魚鼈咸若精光氣焰豈特珠璣金璧然哉柰之何是之弗珍而求彼為也予自筮仕出入姑蘇於今二十年蘇民之俗估侈而競麗獨王君獻之者不然沖淡而樂易讀書守禮恬焉無所怵於俗承其先質菴翁之清素也

淑其子姓長幼卑尊雍雍而齊肅內外之言不踰其梱四方之賢達過其地多主於其家聲吾四明之士無弗交且厚焉獻之篤好善之誠不出鄉邑而友善士於天下極天下之嘉言懿行無弗聞且見焉則天下之寶固咸萃於獻之之堂崑崙荊麓南海之淵不足以喻其富行將愼取而篤行之以盡復其所固有天且與我合德又何金璧之屬之足云哉且金璧珠璣人或固扃鐍以守而喪於胠篋攘於豪勢蕩散於驕奢之子孫求之天下亦有一再傳者乎今夫善盜蹠弗能取趙孟不能奪積而傳之垂裕百世楚書曰惟善以為寶其是之謂乎

予交獻之既久稔知其所好獻之兄子曰　精勤而英達其子曰　皆端秀而敏慧過而見者咸曰是王氏之寶也善至成之有不爲宗廟光乎請記其堂以俟

孝享堂記

古之致孝享者于廟不于墓然出入展墓周巳有之省視之節拜掃之儀皆人情之所不容巳而雨露霜怵惕悽愴之心則於墟墓之間尤切焉此墓祭之所由起而享堂之不可以無作也亞參慈溪裘公壤既葬厥考贈工部員外郎𣪺遺先生暨厥妣封太宜人梁氏衣衾棺槨塋域之屬既厚既堅凡制所得爲石獸望柱誥命

之亭表誌之碑既美既度乃于墓之南百武許構室五間中曰孝享之堂左右則齋戒之所庖湢之鬻皆在焉歲時以婦子宗姓薦享于堂而省視則未嘗虛旬先太宜人予王妣娘也故公往往率予以省墓入其門花卉竹樹森聳而左列蕭然若有所聞登其堂几牖簷楹幽邃靖嘉僾然如有所見予因念少而偕計于京師假館于公之第太宜人亦就養焉公食必問所欲不遠百里而致其所嗜已而送予南歸以穀遺先生迎弗果來為之南向亟滯公于時年五十餘矣而猶不改嬰兒之慕焉則其于親沒之後亟白之年而拳拳致孝如此非天

性固異也哉夫廟而致死之墓而致生之則先儒以爲不智公既致孝於廟而施及封塋之間夫誰曰不可且魂氣之無不之也隨所求而皆得況夫體魄所藏孝子慈孫昔省月謁之地安知神之不眷眷於斯也而可以或忽乎孔子言孝不過生事葬祭以禮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而公曰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公所爲固足爲鄉邦式況爲子若孫者庸可以無繼乎邦寄不佞請於公命記公之志以示于無窮

東麓記

毘陵郡治東數十里有山曰孤塵北枕大江浩渺無際

其南則靖江崇明隱隱在望江海之交吳之最勝處也山之來也西南自五嶺衡廬東南自武夷天台綿延逶迤不絕如綫轉東而爲金陵之鍾蔣潤之北固又東而爲丹陽之諸山已而斬然下截爲平地然其脈潛行地下數里突然起爲孤壓而東際於江若海諸山之脈於是焉窮故以東南諸山言之則孤壓乃天壤間一大東麓也以孤壓一山言之則山之東亦一小東麓也俾公功甫與予同官湖南時嘗爲予道其勝且曰夫造物者佚我恒於斯息我恒於斯殆以其晉齋號號東麓焉山之石諸岫纍纍迴環內向東北距河二里巍然而起廣

可三畝曰黃山嘗得石碣題曰漢梁王相國惲子冬之墓故惲譜推子冬爲始祖山轉而南又五里爲九龍山相傳晉唐以來惲氏族葬處公之祖孟忠府君考贈承德郎存省府君妣謝安人之墓在孫壟之西繼母陳兄聽秋處士之墓在其南阿而山之東背則公配蕭安人壟焉且用爲百歲合歸之宅蓋公所謂息我於斯者以此爲亭于左山之陰以矙清流爲堂于山之陽以挹颯爽復于麓爲池方數百尺可鈎可溯環麓上下時松數千章蒼翠彌連風濤鶴唳可觀可聽蓋所謂佚我於斯者以此嘗命工繪爲圖公像則揭之堂壁以寓其神騁懷

因命予記之久未有以就也越二年公乃克遂歸志而予亦以親老終鮮歸休乎甬江之上念與公登黄鶴之樓浮觀漢沔歷襄樊而陟武當之巔可謂極天下之竒飲酒賦詩窮人生之樂而案牘簿書猶往往有遺興焉以爲憾今幸俱脫羈銜夢想東塗恍然如墮森沉杳靄閒也故遂摭所聞以爲之記若夫烟雲卉木巢鼎著異觀叠嶂洪瀾晦明殊態未可勝紀者如獲從公遊雖不文尚能爲公賦之

記十五首

永慕堂記

孫君鄞名旗大美君者鄉善人也君之尊人曰顓菴儉素介直有汲長孺之風既竭力以新堂構不敢忘先世之遺德乃名其堂曰永慕以示子若孫顓菴没十有年而君以名堂之義請記于予按家乘孫故閩人宋樞密固其祖也其後避難徙居姑蘇之長亭里族聚甚殷至諱庸臣者爲泰州守孫三人曰德六處士者徙居鄞碧湖之東世守農業逮君六世也祖清遠先生敏達有

文任爲閩州判高祖存心處士容貌魁傑善詞章爲鄉
閈所推重祖西莊處士克嗣家學一時名公多與之交
有遺稿若干卷夫孫氏在宋爲名臣既而間關險阻離
散分析而其適派于碧湖之東者綿綿焉絶一線之寄
歷數十年始克以文事鳴于鄉以漸復先世之業而昌
大厥宗此懿巷所爲永慕而不能忘也夫人情孰不有
慕然怵於外誘而莫或知其所重豈于夫古有時而不
能守而况能慕夫先世之德乎夫苟以先世積累之難
慕而不忘則所以淬礪其身心而周旋于承先啓後之
圖者容有懈也哉太美君以勤儉裕其家以義方淑其

于崇非日炙薰菴而善繼焉者耶繼今以往爲子孫者益篤不忘强學而力行厚積而博發吾見孫氏之宗日昌而光復樞密公之聲華將於是乎在

集義堂記

東鄉李翁珽之隱君子也正德巳巳冬搆堂于祖居之東北額曰集義客有過而疑焉問曰世之所謂善治其家者吾聞之矣蚤夜以思惟宮室之未善也園田之未廣也貨貝器物之未充且美也汲汲焉圖以集之夫是以裕其身以及其後今吾子屋不過數楹田不登數頃績學弗售翛然隱處於林泉之間而徒欲紹孟氏之遺

風無乃膠於古不通於今崇虛名而寡實用乎翁曰不然吾亦驗之吾心而已矣蓋一事之或衍也一話言之或謬也即吾心歉然而愧四體不勞而病矣方是時也乘軒戴冕孰知其[illegible][illegible]金皮帛孰知其信吾由是而知孟氏之言之信也吾豈徒膠於古耶且夫天吾所從生而人吾所與羣而處也吾亦揆之天理揆之人情而已矣命賦於物其則粲然而不昧情露於外其好惡犁然而不可泯凡譴尤集於外而悔吝交於中庸非吾之自取乎故吾自念慮而云為也自居室而鄉邦也自饋養而烝嘗也無往而不求合乎義焉庶幾乎不愧於天不

怍於人心安而氣不爲病吾求如是焉足矣且必有配天地之德而後有以質天地之化有塞天地之氣而後可以語參天地之功吾病非能耳吾苟能之則彼敝敝焉以形骸之養爲事者譬則雞豕之營營其徒崇虛名耶他日客來甬東以其言告甬川子甬川子聞而善之遂爲之記李氏慈溪大族翁諱名時靖字堂青雜植花卉暇則吟咏其間以自適足跡未嘗至城市諭其子必以道義曰浙邑庠生有文行將大翁之施曰汝業明讀云

賔暘堂記

士之德足以長民翊世畜而弗售而施諸其後昆者斑斑史冊闇可以徵天道也何以翊世曰忠何以移忠曰孝仁孝之德循天地之元乎元氣運而化工昭仁孝積而德施溥理也應氏慈溪冠族衛坡先生者尤篤孝敬事其親未嘗忤顏色雖捐養歲久一言及之慨噫嗚流涕嘗建堂東面顏曰賓暘別爲軒西面顏曰停雲以寓愛日之意停雲軒大夫士歌咏備矣而賓暘堂未有記者其孫節推君坡每以爲言予生晚弗及見先生側聞吾表伯父西江裘公與吾父澗雲公稱先生賢不置蓋先生諱簡字居敬偉貌豐髯溫良博愛言動衣冠雍容

詩雅恩愛洽於比隣而忿疾不形於聲氣登庭則花卉
幽清入室而圖書序列聆其謦咳誦其詩歌使人宣暢
鬱湮而不知寵榮富勢爲何物晚年屢主鄉飲譽望日
崇時人以其內行淳篤而表正鄉閭常以方石尚擬陳
太丘云子遁菴公亦以清修博雅儀刑一時孫坡以鄉
進士節推瑞州曾孫森森爲梧爲檟盖所謂畜久弗售
而將振耀於今日者其勢既如此詩不云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夫不有愛日之誠而欲爲
朝陽鳴鳳不可也則當時所以篤移忠之地以望厥後
人者固於是乎在而清敏溫文如節推君方昭升其明

德以覲耿光揚大烈而重以曾孫之多才吾見朝陽之鳳翽翽喈喈萋萋之地而先生愛日之心將與春暉照育于無窮不特區區一家慈孝而已夫謹厚如石氏內史已不能無愆而太丘孫子亦有懸卿懸長之譏視先生後人成繩祖武愈久而愈盛何如哉乎不佞知節推君最深敢用是詮詮其堂以卒先生之志抑以徵天道云

竹村圖記

竹村在故鄣湖之東其地僻而邃山水明秀翠竹清映梁氏世居焉鄣之族舊而碩梁為最右諸湖泊邇其居者多以梁爲名云今竹村先生者又以德學望於鄉至

也長歸安行而山大盡見而知其中之富也乎昔與客造先生之廬先生携酒一壺琴一張書一卷相與坐修竹之陰賦詩鼓琴逍遥如也乎乃嘆曰美哉竹乎直而有節特而不孑圓不可牽而爽也虛不可撓而屈也宜烟宜月宜風宜雪陂素夏青王通帝節客曰若是乎竹之備德耶先生之好之也固宜盖自是稱竹村先生焉他日東原王子者與先生好也爲之繪竹村圖雨川子曰昔魏梵山居以幽遂聞天子圖而觀焉而梵乃終老巖穴先生隱約工詩與梵殆類而梵之好竹如先生與否則吾不知然

皇上求賢如不及愛其廬將致其人豈今日事哉吾故
因是圖也記疇昔之言將以聞之于
上

祭魚所記

昔李商隱好用故事而疎於記每為詩文則雜取諸書
散置左右以資搜索時人譏之以為獺祭魚焉予竊
左庵先生扁其室曰祭魚所盖好古讀書老而不倦故
借以寓意云耳然先生於先王之制冠昏喪祭儀物度
數與六書之精義前哲之名言博稽而精識蓄之心胷
而發之言議書之筆札見之應用固有所謂得魚忘筌

者何必臨事考索如李商隱之爲乎且夫先聖賢之遺我以書也人心天命布之方冊使人知篤於本始而推以及於天下若獺之祭魚則其報本反始根於天性又不待教而能者而商隱之於書乃不過資以切俳偶諧聲律以爲西崑宗而本始之義因懵然莫之究也則於輕重本末失其倫次又獺祭魚者之不如儒詎足以爲先生況耶先生謂予曰吾沈氏以清白相沿數百年吾所承于先人惟敝廬遺書在今吾貧且老莫爲後計惟茲所者願子記之俾子孫知吾好古讀書不忘先人之心焉則所爲遺後人者亦不爲不富也邪亦歟曰厚哉

先生之心懿哉名居之義乎微而著近而不忘乎遠先生名宇字克參晉謂左於世號左菴

尚義堂記

計然富國之策七越用其五而霸范蠡氏用之其家亦舟江湖擅都會之地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昔人謂之富而行義者也周君良輔越之鄞人倜儻有智計歲游江湖間家貲日裕乃以其先人所遺與己所殖之室盡與其兄其弟而別創堂構於縣治之西親友嘉之携酒相賀名之曰尚義之堂予觀越地狹而民衆其俗儉嗇

而尚利或者較錙銖視骨肉休戚如秦人肥瘠愬不爲
顧甚則相爭辨相奪攘終其身若仇讎然而不相假借
者於今何限也若良轉可不謂賢乎雖然猶未也夫所
謂義者純乎天理之宜云爾苟謀利之心一毫或介乎
其間斯非義矣而況孳孳焉者乎且義不可以利言而
利固隨之利不可以害言而害固隨之陶朱公旣致富
其季子以喬縱嬰法乃以百金命仲子營脫焉而冢嗣
請行固而後許公告人曰吾長子與吾更事日久知致
財之難必不能捐百金以全弟也已而果然大史公以
爲智矣陶朱公誠智矣然孰若勿啓其端之愈也方其

顓顓於計然之策其子瞷之熟矣財利厚而骨肉薄勢也是豈詰謀之善乎且天不可以人勝福不可以智徼禍不可以計免達是三者固難乎其有濟也良輔既克友其弟又將舍其平生之務以詩書禮樂誨迪其子姓而豐約贏縮且置諸度外而不復計爲子姓者亦惟天理之宜是究是圖而毋計其他當必有施其安富尊榮之術於

朝廷於天下而光大其門閭者則豈非尚義之明效而越之風俗不將因良輔而少渝耶姑記其堂以俟

月波樓記

出鄞城西南二十里而遙爲千丈鏡古京小江湖處也鏡水西行數十武爲梔浦梔浦之涯王氏之族聚焉予少見父叔所爲月波樓詩心慕其勝弱冠薦于王自是每從登樓騁眺而樓之主人質菴翁者瀟洒恬愉超然物外明月之夕相與觴詠鼓琴軒檻几席之間澄光接天壓坑如洗盡樓瞰水之北涯錫峰西峙而奉江繚其東南實專一方之景而翁子鍊之君者又別爲水而築脩竹碧流綽有幽趣君訓子有方俾各專其藝業使是隆年邁五十精勤弗懈克裕其家以娛其親質菴翁是以壽臨大耋而升榆越域輕徙如飛君所謂慈孝無者

非耶昔君從祖鈍菴公之膺冠服也鏡川楊文懿公爲文而賀之其意欲公諭淑子姓以圖輝煥其鄉迄今數十年間讀書明經代不乏人而未有顯者而楊氏自文懿公後科第蟬聯文章功業播之海內垂之竹帛既極一時之盛雖其先如樓芸梅讀亦得以闡幽隱而蒙休光焉詎力學之效遠且大如此非鄉邦所目擊者耶矧王與楊也桑梓相接族世相望山川之清淑相際也而一時顯晦顧異若此豈其職誨育者畀其先畜而弗售而遂懈其心乎哉不然則今王氏子孫端秀敏慧班班在目豈無可以壽國亢宗副昔賢之期者乎君既克孝

于親克開于後而予辱姻日久毎一登樓而覽江山之秀於文懿之言未嘗不戚戚于心也辱君不鄙而以記屬於是乎書

愛日記

何君煒叔明者過予言曰煒生十有九年而先考節菴府君没賴毋孺人朱勤紡績揚家業以無墜宗祀而兄又不幸早世今年毋壽八十雖飲食尚昔步履無恙而愛日之心彌甚十一月十一日吾毋生日喜懼之集有不能自勝者子其爲我記之予嘗味晉人仁親爲寳之言而知天下蓋無足愛者愛身愛家愛民愛物亦愛親

之推也云爾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夫吾之有
生以享年也親與之也吾少而親强吾强而親老矣若
之何弗紀之也夫逝者不可以復追也衰者不可以復
盛也是故動息不違志意必先以娛其心也心娛則氣
和氣和則體康體康則壽益固是故知年者必永其年
也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人情喜樂則日永矣是故
愛日者必永其日也叔明之愛日其至矣年饑而養必
豐力勤而色不愠形單而親不憂夫養豐愛也勤而不
愠敬也形單不憂夫也是以親年八十而容色不衰求
之也叔明之愛日其至矣何氏櫟陽舊族孺人出惠江

南宋儒之裔我外王舅何出也何故於予爲逼家而居又相近叔明精篆刻嗜文詞相往來翰墨之場又密也予以親老弟幼輟侍從之官于湖南近復謝湖南政侍親于家而親年亦駸駸乎耄矣於叔明之心蓋不言而喻者記成叔明讀而解頤

一齋記

充塞之大也萬物之夥也生乎其未始有也夫惟實有而未始有也斯天下之至一也金之堅也或斷之絲之微也或析之言有形也玉雪之潔也或點之言有色也存乎其未始有者而天下其孰能二之天地絪緼萬物

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是故不致一則天地不得爲天地萬物不得爲萬物人之心一而巳也未始有物也其二焉者有以雜之故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靜而一也如有獲焉則甘辛勞佚適寒榮枯得而二之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動而一也如有見焉則毀譽予奪向背低昂得而二之矣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見其道廓乎廓渣滓消融醇乎醇精神乎達大哉一心之爲天地郭一德之爲萬物樞一齋先生豐公進士及第歷官翰林學士以議禮忤

旨謫戍閩中十年間以書來曰予平生學無所得理歟

雜揉近始味周子無欲之旨以一齋自號欲及未死返

月圖所進益惟吾子為發其辭俾終身誦之予作而嘆

曰懿哉先生之心乎自伏羲畫乾舜得之為精一之學

伊尹曰克一孔子曰一以貫之其間曰太極曰命曰性

曰靜專乎一之源也曰敬曰誠曰仁言乎一之實也曰中

曰正曰直曰純曰不二不息曰無聲無臭狀乎一之體

也故天下莫大乎一而君子莫樂乎能一且天下皆果

始有而有故萬有皆無乎有以吾無乎有御天下之有

亦焉往而不適耶先生在富貴不驕在夷狄患難不憂

亦庶乎能一矣而所以自砥者乃如此懿哉先生之心

乎竊嘗伏誦

聖天子敬一之箴而知緝熙敬止之學也而先生方懋一德于下則雖遠戍瘴海而精意感孚終當復合咸有一德以享天心吾茲有望於今日矣予昔在翰林辱先生誨愛爲深今也迹遠而心不違焉發先生之所自得有不得而辭者且夫心苟二也同室之內允疑橫焉心苟一曠百世如聚堂室況並生海宇之內哉故記名齋之義以詔當今而俟後世先生乎鄞人始號白庵亦取靜虛明通之義致一之學非適今日云

知止堂記

定海縣治南三十里地名石湫舊姓朱氏世居焉曰宇清號東洲者承其父靜菴處士之業於所居傍構室數楹顏其堂曰知止年躋六旬其親友皆嘉其德而喜其壽請記名堂之義於初度將之予辭至再而肯王曉師稱宇清賢甥置固以請乃爲記曰人之生也其學問亨屯皆有分而不可踰而人之情往往睎高而覬博貪鶩與逃以終其身而於其分卒不能尺寸踰也斯亦悲矣宇清所居介大海錢湖之間而陽堂王几瓶壺鄮峰諸山森列左右爲四明佳勝地其松栢竹箭之茂桑藍果實之饒雉兎之肥魚蝦蠃蚌之美鳧雁茭茨菱芡之多

平皐沃壤麻麦黍稌之蓄且碩杖於斯斯舟於斯斯觴於斯咏於斯採而食於斯斯亦可以止矣顧其才足以用世曾畀小試而以淑諸其子曰文彩以才謁從事曰文煥游郡庠有名子壻三人皆舊族俊子弟顯榮輝煥固當有不止於今日者而守清特付之儻來恬焉不以綴於意可不謂善自顯乎靜恭處士嘗創室堂名曰懷德而守清以知止承之蓋慕乎外未有不遺其內者也則守清之篤於孝可知而鄉閭舊故愛且賢之無閒言者豈非其孝友之推也哉且天下之道靜則動止則行大易艮體輝光而莊生亦云虛室生白福祥止止守清老且

益康寧有多福固其知止一念基之而其日躋月益以振其緒而弘其施者吾又見其無心而自得姑記其堂以慶且竢焉而并示其後之人

兩湖記

兩湖子惟可者予宗叔也方卒業太學而予適爲祭酒間告予曰吾祖槎湖公以明經貢歷修武延平訓導吾父覃湖公舉進士歷官至益府左長史德行文業昭昭在人吾惟不能纘承是懼以兩湖自號以識不忘願吾子廣其義將終身佩之予曰善爲之記曰

四明郡城之西南有湖焉今所稱槎湖者是也或曰嘗

列槎取魚故名或曰爲其密邇大海通潮汐而張氏世居其上故以博望侯所乘得名未之有考也覃深廣也用水西南行會桃源之水而澄深弘溥曰覃湖者即槎湖也湖非有兩而曰兩湖念祖及父也蓋予觀於湖之水君子之德脩矣坤和澤物仁也淺深必適義也漸而趨卑禮也不測而夷不曜而察智也壓而負重强也動而不禦誠也乎尹旁達信也仁以裕之義以制之禮以和之智以別之强以大之勇以行之信以動之夫如是君子之德脩矣是故善觀水者得師焉師其仁貪忮滅矣師其義流僻滌濫節矣師其禮傲戾消矣師其智猜

感去矣師其强娄黃之氣振矣師其寬嘽諧慢易之心
激矣師其信機詐詭誕息矣故君子之修德也者脩之
也書曰厥脩乃來言如水之來不竭也聚斯積積斯脩
矣是故善繼人者大其身大身脩德之謂也詩曰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

榆瀛樓記

瀛洲列仙所居自唐以爲翰林之喻謂其清榮貴逸非
諸司比也然必華實兼茂群超萃拔於人人中乃始得
居焉東泉先生姚公自少精義理富蓄積發之文詞温
醇而敷暢每一篇出人爭傳之儁味而珍襲比舉進士

爲禮部主事京師四方之士負笈雲會堂上席滿則跂足階戺之間引領肩闥之外執經而聽者濟濟乎不可勝數講罷無不解頤以退已而提學閩粤從游之士編牒莫載數十年來擢科取仕紛綸而繼起而其秉翰玉堂揚芬振烈又進而爲名卿碩輔者亦既若干人矣今兵部侍郎寇公子敦嘗守四明移書同門之士各捐俸市材樹樓於東泉之上以識講學之舊樓成而公子維東以狀元及第公乃顏其樓曰榜瀛屬予記之予觀漢史儒林之盛桓丁爲最蓋生徒萬計而名佚崇重者各不過三數人焉及睹其平生樹立又未有焯然爲當世

所倚賴者夫經術周於用也故切而非迂文詞徵於行也故實而不夸公領學政則德化行矣職旬宣則惠澤溥矣掌內外臺則憲度貞矣居本兵鎮南北徼則威烈振矣雖娟夫譸張晉沫白黑而公自處卓然不為少動視彼詹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耆樂恣性黨附成讒者於經術何如也

天子雅知公名召命方千將寄公鈞衡夫以當今之世內脩而不炫峻去而不施足乎此而自達乎彼顯吾儒之實用洗夸誕之陋習非公其誰也維東先生以家學馳聲翰林文若千年矣他日當史局作儒林傳必首及

公是固天下之公議而非一家之私也予不佞嘗謬從史官後敢記徐瀛之樓以爲持公議者先焉

中岡記

廣昌之西有岡焉去縣治三十里而近其左武陵金鰲其右獅嶺龍穴芙蓉金坪擁其後而仙橋秀嶺屏其前四面距岡各十里許空翠環流界斷塵區而岡特蜿蜒其中故曰中岡岡之陽兩溪會流若蒼玉映帶瀅瑩心目冠族曾氏負岡面溪而居今定海儒學教諭樞曾之彥也以中岡爲號間介吾弟新甫問中說於予予嘗讀易而悟中之爲義之大也今夫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必

乖于度則災沴見人之身榮衛脉理少失其平則疾疢作是故剛柔緩急或過而行必疚焉寬猛弛張稍愆而物必病焉夫是以有執中之建而後有協和之績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夫所謂天下之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中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太則樂不興是故易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中焉止矣故曰易其至矣乎至也者極也猶射之的也不中不足以為極艮其背不獲其身中之太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中之行也惟中足以表民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最中也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戒失中也觀於中罔者可

以卓然而大矣曾君之設教也克敬克寬以得士心其進而大用於今日於以輔堯舜之治將不有在乎盍君之祖嘗種竹於所謂中岡者自號竹坡迂老何文肅公稱其溫恭好禮斥去豪華以詩書自娛則君之學固有所自也乃為之記

樂閒軒記

樂閒軒者遼惠王爲樂閒李翁題也公没餘二十年其軒固在其孫逵以監察御史奉

命巡按江西于昔尊人封君在堂將便道歸省且脩葺舊軒昭還德以傳子孫列狀請記於予予昔提學湖南

嘗三至江陵識御史君庠校中而因以知翁父子之賢盖三十年于此矣今與御史君同朝又十餘年知翁加詳焉之記曰樂閒翁非不亟事其善事事之謂也翁少治舉子伯氏領鄉薦舍而治生伯氏令長寧守潼川翁餙子姪理家政不戚以内故喪死養生協相以禮食指日繁祿廩均適已而歎曰以兄報國以子姪托蒸禴吾曷爲蜷局鄉園爾乎沿漢沔而東登金陵覽都會之勝名縉紳高人逸士往往交焉見窮乏者輒散所有周之比潼川公歸政曰吾兄完名而歸吾亦老矣芟被之溫時能幾何遂不復遠遊而搆軒數楹於後圃日置酒集

賓朋陶陶然樂也歲饑米騰貴道殣相望所親或勸令分與翁汝曰豐歲同饑歲則析之吾獨能飽使骨肉為溝中瘠邪乃罄所有易米食之每昏嫁則人之子先於子或責公不拓私產何以貽後曰吾以一經教吾子幸而識者卒以科第相期吾貽其產殆不爲薄乎喜善事其家如此性喜飲酒客至必款洽徵會必赴然自晨至巳不飲曰恐妨事也逮夜不飲曰恐傷神也嘗自歎曰人苦不知足夏一葛冬一裘飯一盂居有敝軒飲有濁酒爲太平之民吾樂多矣喜善事其身如此無畔援無將迎與物無畛防應事無滯礙遇不可處則曰寧人負

我無我負人未嘗見其一顰眉焉郡守聞其德義甚見信重然不爲苟謁雖見未嘗及公事鄉飲屢辭不赴人被誣至死爲白其寃餽之金卒卻之一日飲於親戚吳氏意忽忽不樂問之曰吾於所居門巷得遺金候失者未至今去吾廬遠恐其人求弗得也告歸至則隣人羅仁者被髮號呼欲投于江問驗得實遂歸之蓋善事其心如此翁喜事是以無事世之以多事自困者視翁何如邪翁諱景字時望年近八十終于家子仕爲巴州學訓導陞襄陽王府教授以遂貴封監察御史御史孝友淳篤明果而文所就未涯翁平生無事惟積陰德一

念至老不衰於茲蓋重有徵云

奉親圖記

古云賢才出國將昌子孫賢族將大夫生賢子孫以興閥允宗人皆願之顧其事在天而不可以覬幸得故豪宕如劉景升勲猷如房玄齡杜如晦而卒不免爲後人所嗟惜自古歷今類此豈少也抑亦有豫大門閭手植庭槐以俟後之人而應不旋踵若持左券以取償於天而無或爽者其故何也必其人知天不惑而脩乎宜其格積久而後動非一朝一夕話言之間偶逢而適中爲也

王吾鄉舊族而汝成昆弟吾固知其克大厥宗有年矣

僉未及弱冠而尊人靜菴翁即世事其母陳孺人孝敬備至汝成稍長則代任劬勞竭裕生事承其二親之志遣弟汝器嚴修郡庠既復爲之輸粟于官而隮之太學母氏捐養喪葬以禮每念早失怙恃弗獲盡其孝養之心日彰悲惻間命工繪像別爲一室而供奉焉名之曰奉親之圖爲明發不寐之懷罔替於出反之時而無忝所生之志弭篤於沒世之後由是禮教興於家孝友聞於鄉儕輩悅其賢而縉紳先生嘉其義姻朋遍時髦車馬隘閭巷可不謂賢徵矣哉遡厥所自則靜菴平生恭遜恂默尚德而輕利儒而窶者繼之膏油死無歸者給

之德積無怨疾于頑無棱侮于弱鄉邦稱善士無間言詒孫人夫儷惟終身勤約自持不刓夫子之恒矩以訓育遺孤援之業而竣之大玄修潛積內外相資者爲日久矣于公食陰德之實王氏蕃衍植之功不在今茲乎故君觀于春觀之圖而益知汝成昆弟所以光大厥宗者未艾也天下事屬有蹶其末而茂於植者耶汝成昆弟篤于孝愛事亡如存以是心也治民事 君何施而弗利然則昌我

邦家將於是乎在豈特宗祊之光云爾哉汝器力學有遠志於予往來尤數以伯氏意奉圖屬予記既數年而

予以兄奪未克成茲不遠千里謁予留都予逆知其意不俟復請而命筆疾書詩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吾於汝器有望焉汝器勉乎哉應曰諾持歸以復于伯氏

張文定公靡悔軒集卷之三